

原始閩語鼻音聲母的構擬問題

鄭至君ⁱ、郭必之ⁱⁱ

香港城市大學ⁱ、香港中文大學ⁱⁱ

提要

羅杰瑞 (Norman 1973, 1974, 1981, 1986, 2000 等) 對原始閩語的聲韻調進行了一系列的構擬，所帶來的影響和爭議多年來從未間斷過。學者對原始閩語的爭議多集中在弱化聲母、第九調或韻母等問題上 (平田昌司 1988, 王福堂 1999, 2004, 2005, Handel 2003, 2009, 吳瑞文 2009 等)，而其他部份則較少涉獵。本文認為羅杰瑞構擬的大部份都是極具說服力的，但鼻音聲母 *ń 的構擬則可能值得商榷。本文認為 *ń 所對應的閩南方言濁塞擦音聲母 dz- 是由前高元音 [i] 影響下造成的後期音變，它在原始閩語時期應為鼻音聲母 *n。我們認為：*ń 應該併入聲母 *n 中。換言之，原始閩語齒齶鼻音聲母只有 *n 和 *nh。

關鍵詞

閩語，鼻音，原始語，擬構

1. 引言

自從羅杰瑞 (Norman 1973, 1974, 1981, 1986, 2000 等) 相關作品問世後，原始閩語的構擬問題便引起了眾多學者熱烈的討論。如王福堂、平田昌司和韓哲夫等集中探討原始閩語的弱化聲母及“第九調”的問題 (平田昌司 1988, 王福堂 1999, 2004, 2005, Handel 2003, 韓哲夫 2009)；也有學者如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 和吳瑞文 (2009, 2012) 等針對原始閩語的韻母進行修正。但一直以來較少有學者關注到原始閩語的鼻音問題。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四種不同發音部位的鼻音聲母 *m、*n、*ń、*ŋ，應該修正為三種 *m、*n、*ŋ，即原始閩語不存在 *n 與 *ń 的對立。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413-428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413-428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羅杰瑞對於 *n 的構擬基於兩個常用詞：南，唸。這兩組都屬於中古泥母字。具體比較如下表所示：¹

表 1 原始閩語 *n 的構擬依據

	福州	廈門	潮州	建陽	建甌	邵武
南	naŋ ²	lam ²	lam ²	naŋ ²	naŋ ⁵	nan ²
唸 ³	naŋ ⁶	liam ⁶	liam ⁶	naŋ ⁶	naŋ ⁶	nien ⁶
*n	n-	l-	l-	n-	n-	n-

原始聲母 *n 在各閩方言的反映較為一致，都為鼻音聲母 n-。

至於 *ń，構擬的根據是“二”、“認”、“日”和“閩”這四個對應於中古日母的詞，詳見下表：

表 2 原始閩語 *ń 的構擬依據

	福州	廈門	潮州	建陽	建甌	邵武
二	nei ⁶	dzi ⁶	dzi ⁶	noi ⁶	ni ⁶	ni ⁶
認	nei ⁶	dzin ⁶	dzin ⁶	noi ⁶	nej ⁶	nin ⁶
日	ni ⁷⁸	dzit ⁸	dzik ⁸	noi ⁸	ni ⁴	ni ⁶
閩	nou ⁶	dzun ⁶	dzun ⁶	----	noi ⁶	----
*ń	n-	dz-	dz-	n-	n-	n-

¹ 該節的閩語語料均出自羅杰瑞 (Norman 1973)。

² 本文採用的標調方法：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平，8= 陽平。

³ 李壬癸 (1992) 認為“唸”的讀音是文讀音，我們也沒有發現“唸”存在其他層次的讀音。這也是羅氏的原始閩語被一些學者 (平田昌司 1988，鄭張尚芳 1985 等) 所批評的地方：在選字進行構擬時，不考慮詞音所體現的層次問題，有時候文白讀層夾雜。它們認為應該先理清層次，才能進行構擬。但我們認為羅氏構擬的基本原則是可靠的，關於層次與語音對應的關係，秋谷裕幸 (2003: 4) 對此有相當精闢的見解：“能夠形成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的時候，並不存在歷史層次的問題，而不能夠形成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的時候，才會出現層次的問題。能不能用歷史比較法來構擬原始漢語方言音系取決於是否能夠形成嚴整的語音對應規律，而與是否存在歷史層次或方言之間的滲透沒有關係。”

廈門方言和潮州方言聲母表現為濁塞擦音 **dz-**，其他閩方言則對應一致，都表現為鼻音聲母 **n-**。

可見，羅杰瑞主要根據這兩組詞中廈門話和潮州話的聲母 **n/l-** 與 **dz-** 的對立來構擬原始聲母 ***n** 和 ***ń**，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如下：

表 3 原始閩語鼻音聲母 ***n** 與 ***ń** 與現代閩語聲母的對應關係

原始閩語	福州	廈門	潮州	建陽	建甌	邵武
*n	n-	l-	l-	n-	n-	n-
*ń	n-	dz-	dz-	n-	n-	n-

本文將對閩南語中濁塞擦音聲母 **dz-** 的來源進行考察，基於更全面的閩語語料，通過探討該聲母與元音的搭配規律，嘗試證明該聲母是後期音變的結果，它來源於原始鼻音聲母 ***n**。**dz-** 聲母的產生是典型的高元音擦化結果。因此，我們認為沒有構擬 ***ń** 的必要。

讓我們首先回顧一下各家對中古泥母、日母的構擬。洪惟仁（2000）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

表 4 中古泥日母的構擬比較（據洪惟仁 2000: 674-676）

	小川尚義 1907	高本漢 1940	王力 1958	董同龢 1964	李方桂 1971
泥母	*n	*n	*n	*n	*n
日母	*ʒ	*ʒ	*nʒ	*ɲ	*nʒj

對於泥母的構擬，各家意見一致，可以說是毫無爭議的。但日母構擬則各有差異。洪惟仁認為小川與高本漢的構擬都是不現實的。⁴其餘各家的構擬結果不約而同地都帶有鼻音成份，這點值得關注。洪惟仁主要從鼻音衍化的角度，解釋閩南語日母字進行鼻音擦化的音變機制。⁵他認為日母字經歷過以下的演變過程：

⁴ 洪惟仁對各家的構擬進行了詳盡的分析（2000: 6-8），本文不再贅述。

⁵ 他認為：鼻擦音是一種有標音，該音的演變動機（*motivation*）源於迴避音韻限制。洪惟仁對迴避音韻限制有這樣的解釋：“共時的語言通常會避免採用有標的音，在語音體現上成為一種‘限制’（*constraint*），為了迴避限制，語言通常以無標的音代替有標的音，也就是用普遍的音取代罕見的音。”

雖然大部份學者都認為日母字唸濁塞擦音聲母 **dz-** 是早期形式；但亦有學者如林德威 (Branner 2000) 認為這是後期的音變。⁸ 日母字唸濁塞擦音 **dz-** 的來源，關係到原始閩語聲母構擬的問題，事關重大。我們有必要釐清這種現象到底是存古、還是創新。

2. 討論對象的範圍：是否需要考慮中古音的對應關係？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須先確定好討論的深度和範圍。從上文的介紹和回顧可知，此前有關現象的討論都是從中古音框架出發。但純粹從中古音的角度入手，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理由是：並非構擬的聲母 ***n** 都對應於中古泥母字，聲母 ***ń** 也並非對應於所有中古日母字。

以廈門話和潮州話為例，我們列出中古聲母與現代方言的對應：

表 5 中古音、原始閩語與現代閩南語聲母對應關係

中古音	泥母	日母
原始閩語	*n, *nh	*n, *nh, *ń
廈門	l-, n- (e.g.: 南 lam2, 腦 nãu3, 年 nĩ2)	dz-, n-, h- (e.g.: 二 dzi6, 軟 nŋ3, 耳 hi6)
潮州	l-, n-, h- (e.g.: 南 lam2, 腦 nãu3, 年 hi2)	dz-, n-, h- (e.g.: 二 dzi6, 軟 nuŋ3, 耳 hi6)

可見，並非所有泥母字都對應 **n-** 聲母，日母字今讀除了 **dz-** 外，也有 **n-** 及 **h-**。 **h-** 已經與 ***nh** 對應，我們對此暫無異議，下文將不進行論述。至於聲母 **l-**，如果它與 **n-** 是自由變體的關係，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討論。如果不是，則一一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閩南語中不屬於中古泥日母的個別字也存在著類似的自由變體，如中古精系的“字”：tsi~li~ni，具有塞擦音、邊音與鼻音等三種唸法。⁹

⁸ 林德威 (Branner 2000: 118) 原文如下：“Note that the Amoy (Xiamen) and Jangjou (Zhangzhou) phoneme /dz/, which is recognized to be related to Jin’in ryhmuu (Ri rhyme category 日母), corresponds only partially to this {n2}/n/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Common Miin feature. It is evidently a late development, unique to Amoy and Jangjou.”

⁹ 《漢語方言字彙》(2003) 所標記的廈門話“字”文讀音 tsu6，白讀音 li6。我們認為 tsi~li 應該是自由變體，與文白異讀無關。

基於原始閩語的音類和中古音沒有完整對應的緣故，本文先拋開中古音的框架，以口語常用詞為基準。

3. 分析：dz- 是存古抑或創新？

關於今讀 n/l- 和 dz- 的例詞，李壬癸（1992）首先注意到：聲母唸 dz- 只出現在文讀音，相反，n/l- 一般對應於白讀音。但我們發現，有些 dz- 聲母的詞似乎已經進入了口語詞系統中，被人們所熟悉並使用。為了更瞭解當中的情況，我們應該把廈門、潮州以外的閩南方言納入觀察的範圍中，下面列出汕頭、漳州、海豐三種方言的十三個相關的詞：¹⁰

表 6 三種閩南話方言今讀 n/l- 與 dz- 的具體詞語反映¹¹

	汕頭	漳州	海豐
南	nam2	lam2	nam2
黏	niam2	liam2	niam2
唸	niam6	liam6	liam6
鬧	naũ6	lau6文 la6白	nau4文 lau4白
膿	noŋ2文 laŋ2白	loŋ2文 laŋ2白	laŋ2白
二	zi4	dzi6	zi4
認	ziŋ6	dziŋ6	ziŋ6
日	zik8	dzit8	zit8
嚷	ziaŋ3	dziaŋ3	ziaŋ3
忍	zim3	dzim3文 lun3白	zim3文 lun3白

¹⁰ 根據李如龍、姚榮松（2008），漳州腔調閩南語為 dz-，潮汕腔閩南語為 z-。

¹¹ 這一節的閩南語料除特別注明外，其他皆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張雙慶教授未發表的田野調查資料集。我們在此衷心感謝張教授。

染	ziam3 文 nĩ3 白	dziam3 文 li3 白	ziam3 文 nĩ3 白
入	zip8	dzip8	zip8
惹	zia3	dzia3	zia3

上述詞語中，僅有少量保留文白兩讀，大部份白讀音卻已經丟失，只剩下文讀音。從保留文白兩讀的詞語音對應情況來看，**dz-** 總是出現在文讀音，而 **n/l-** 一般對應白讀音，如“忍”、“染”等詞。當然，並非所有的文讀音都無法作為構擬原始語的依據，因為部份文讀音可能早已進入基本詞彙系統（郭必之 2006）。¹² 如果這些詞彙的文讀音聲母在原始閩語階段就已經獨立存在，那自然可以把它們當作構擬原始閩語的根據（韓哲夫 Handel 2010，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然而，**dz-** 與 **n/l-** 的對立是否在原始閩語時期就已經存在？我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因為 **dz-** 與 **n/l-** 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互補對立關係：**dz-** 只出現在主元音或介音 **i** 之前，而 **n/l-** 卻剛好相反。這種現象使我們懷疑，**dz-** 很有可能也來自原始鼻音聲母 ***n**。

內部構擬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告訴我們：若要證明不存在 ***n** 與 ***ñ** 的對立，就要證明 **n/l-** 和 **dz-** 來自同一個原始聲母。要證明它們來自同一個原始聲母，則須找到它們互相之間的空檔（gap），也就是互補分佈關係（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空檔是擬測古音的一個重要因素（何大安 1988，Fox 1995，Campbell 2004）。¹³ 我們認為 **n/l-** 和 **dz-** 存在著空檔，**dz-** 只

¹² 郭必之（2006）提到粵語梗攝三四等詞彙本有兩個層次的同源異讀。他將層次 1 構擬為 ***yɑŋ/ yak**；層次 2 構擬為 ***eŋ/ ek**。經過百年的競爭，較早的層次 1 讀音被淘汰，只剩下較晚的層次 2 讀音。在南海粵語和東莞粵語中，某些詞層次 2 的讀音還取代了層次 1 讀音，成為了基本詞彙的用法。我們認為閩語中的“日 **dzit8/ zit8**”等詞應該也是類似的情況，白讀音被淘汰，文讀音進入了基本詞彙系統。

¹³ 內部構擬法非常強調條件變體（allophonic variants）的重要性，Campbell（2004: 226）指出：“We internally reconstruct by postulating an earlier single form together with the changes - usually conditioned sound changes - which we believe to have produced the various shapes of the morpheme that we recognize in its alternants.” Fox（1995: 153）也解釋得很清楚，“As we have see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is that alternating phonemes can be derived from a single phoneme of the pre-language.”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證明 **n/l-** 與 **dz-** 是由同一個音 ***n** 在不同的條件下分化而來。

配細音韻，n/l- 則配除細音韻外的韻母。根據何大安（1988: 27）的定義：所謂細音韻，指的就是帶 i 元音或 i 介音的齊齒韻。dz- 與 n/l- 的互補分佈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7 閩南語 n/l- 與 dz- 的互補分佈條件

	[_細音韻]	[_其他]
n/l-	-	+
dz-	+	-

也就是說，n/l- 與 dz- 由同一個音位 *n 分化而來，分化的條件為：當主元音或介音 i 時，韻尾不管是鼻音還是元音，聲母演變為 dz-；當主元音或介音非 i 時，韻尾不管是鼻音還是元音，聲母為 n/l-。

前高元音 i 一般被認為是擦化元音（朱曉農 2006, 2010）。朱曉農（2006: 100）認為，漢語方言中的包括 i, y, u 在內的舌面高元音高化到頂後會出現一些“高頂出位”的現象，擦化正是其中一種“高頂出位”。前高元音繼續高化，就會使氣流進一步變窄，從而造成某種程度的摩擦。這種高元音擦化現象在吳語中最明顯。如上海話中有前高元音的對立：如騎 dz₁- 件 dz₁，齊 z₁- 前 z₁ 等（Rose 1981，朱曉農 2010）。擦化元音甚至可以導致擦化輔音聲母的產生，如墨江官話的零聲母，在 i、iŋ 前異化為 z（何大安 1988）。客語中也有高元音擦化產生新的擦音聲母的現象（黃雪貞 1987，李如龍、張雙慶 1992，江敏華 2003，陳筱琪 2012）。客語當中高元音 i 前的零聲母帶有摩擦成份，進而形成新的濁擦音聲母如 ʒ-、z-、ẓ-，其中以 ʒ- 最為常見。

表 8 四縣客語與臺中客語零聲母擦化為 ʒ- 的現象比較（陳筱琪 2012）

	四縣客語	臺中客語
羊	ioŋ ₂	ʒioŋ ₂
印	in ₅	ʒin ₅
醫	il	ʒil

徐通鏘（1991: 198-199）也提到在山西榆社和平遙等地的方言中，鼻音聲母會帶有同部位濁塞擦音 *z*，這種濁塞擦成份隨後強化，進而演變為新的聲母，如榆社方言的“牛” [n̥zi̯vu]。這種現象與本文的閩南語情況相類似。因此，就閩南語的情況來講，很有可能齒齶鼻音聲母 *n-* 與前高元音 *i* 接觸後，擦音成份越來越明顯，進而產生濁塞擦音 *dz-* 或擦音 *z-*，這一演變進而擴散到以 *i* 為主元音的其他詞。

根據以上推測，*dz-* 搭配前高元音 *i*；*n/l-* 則與細音韻以外的韻母搭配。*dz-* 與 *n/l-* 之間構成有條件的互補關係。但情況似乎並不是這麼簡單：“唸”、“黏”例詞並不完全符合上述推斷（見表 6）。對於這兩個“例外”來講，我們認為這是由於演變階段不同所導致的“演變之餘 (residue)”現象 (Wang 1969)。¹⁴ 搭配主元音 *i* 的聲母先發生擦化，已經處於完全擦化的階段，而搭配介音的 *i* 並沒有完成全部擦化，因而會出現類似“唸”“黏”等詞的零星殘餘。

何大安（1988: 26）曾經指出，“對於漢語音韻結構的分析來說，元音 *i*、*u* 與介音 *i*、*u* 是有分別的。元音 *i*、*u* 是單元音，介音 *i*、*u* 則是上升複元音的起頭部份。單元音在一定時間長度之內，舌頭位置大體不變，複元音則舌位有所移動。元音 *i*、*u* 和介音 *i*、*u* 發音上的主要區別，就在這裡。這種發音上的區別，實在相當細微。但是這種舌位是否移動的細微的區別，卻對前面的聲母會有不同的影響，從而具有音韻層面的重大意義。”因此，我們認為，在擦化程度上，主元音 *i* 與介音 *i* 的作用力也是不一樣的。從上述相關的例詞可以看到，主元音 *i* 的擦化作用力明顯比介音 *i* 更強，進而它們的演變處於兩個不同階段。主元音 *i* 已經完成擦化階段，包括韻母分別為 *i*、*im*、*in*、*it* 和 *ip* 的詞，如“二”、“忍”、“認”、“日”、“入”等（詳見表 6）。而介音 *i* 完成大部份擦化，但仍有零星殘餘，如上述的“唸”“黏”二詞。不過，以上二詞都不是常用口語詞。

最後，歸納濁擦音聲母 *dz-* 形成的條件，可得以下音變規律：¹⁵

Rule 1a: **n-* > *dz-/* [+ 主元音 *i*]

¹⁴ “Residue”所對應的中文術語“演變之餘”引自何大安（1988: 86）。

¹⁵ 上文提到朱曉農（2006, 2010）等學者關於擦化元音的定義，包括 *i*、*u*、*y* 在內的高元音都是擦化元音。既然 *i* 擦化，那麼其他高元音的情況又是如何？上述提到的閩南語沒有撮口韻 *y*，而主元音或介音 *u* 的情況也非常少，常用詞方面僅找到“閩 *dzun*”和“熱 *dzuaʔ*”（漳州音），這兩個詞發生了擦化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後高元音 *u* 也能促使鼻音聲母擦化。但例詞太少，為謹慎起見，我們的音變規律只列出了前高元音 *i*。主元音或介音 *u* 的情況不影響本文的結論。

Rule 1b: *n- > dz-/_ [+ 介音 i]

Rule 2: *n- > n-, l-/_ [- 介音 i, - 主元音 i]

單單靠閩南的語料，或許說服力尚未足夠。我們應當把閩語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則各分支之間的對應關係便會更加明晰。

事實上，羅杰瑞 (Norman 1973: 235) 自己也承認，由於他能掌握的語料有限，他對於最後的結論也有相當的保留。因此，我們從兩個方面來增加語料，希望能更清晰的看待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可以整理出聲母為 n- 與 dz- 的口語詞，從中觀察其規律。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詳盡羅列。第二，羅氏進行構擬時缺乏閩中的語料，我們可以加入永安的語料加以說明（選擇永安是因為羅杰瑞在隨後的構擬加入了永安為代表的閩中方言語料，為了能與其保持一致，這裡也引用永安語料）。資料據陳章太、李如龍 (1991: 61-62)，漳州代表閩南，福州代表閩東，建甌代表閩北，永安代表閩中。

表 9 “南”、“唸”、“日”在閩南、閩東、閩北、閩中的聲韻調對應表現

例字	漳州 (閩南)	福州 (閩東)	建甌 (閩北)	永安 (閩中)
南 (泥母)	lam2	naŋ2	naŋ5	lō2
唸 (泥母)	liam6	nieŋ6	niŋ6	ŋyeĩ5
日 (日母)	dzit8	niʔ8	ni8	ŋi4

閩南方言的 l- 與 dz- 聲母，對應於其他閩語大多數都表現為 n- 聲母。閩東福州、閩北建甌聲母方面保持一致性，即都是鼻音聲母 n-，並且在韻母和聲調方面也保持著一致的對應關係，因此我們可以排除受到文白層次雜糅或者其他異層關係的影響，確定這些字的對應關係。若以中古音的角度來看，說明閩東與閩北泥日母不分。再看閩南漳州的情況，“南”與“唸”聲母不分，“日”字聲母為濁塞擦音 dz-；閩中永安的聲母稍有不同，在非前高元音 i、y 前則為邊音聲母 l-，如“南”；但在前高元音 i、y 前則進一步顎化為軟顎鼻音聲母 ŋ-，如“唸”及“日”。¹⁶ 但從韻母及聲調來看，顯然閩中、閩東和閩北三個次方言群是一致的。建甌的“南”聲調有異是因為他的 2 調陽平與 5 調陰去合流，永安的“唸”去聲不分陰陽。閩中、閩東和閩北保持鼻音聲母的對應，據此可以推斷：“日”原

¹⁶ 漢語方言中有許多從齒齶鼻音 n 演變為軟顎鼻音 ŋ 的情況 (Chen 1975)。但永安的情況有些特別：考慮到演變條件為前高元音，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顎化現象。

本很有可能是 *nit8，後來發生了 *n- > dz- 的演變。在廈門方言中更進一步演變為 lit8。

這點我們可以從下文的陸豐閩語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陸豐閩語被認為較接近泉漳片閩南語（潘家懿 1998）。¹⁷ 某些口語詞泉州閩語今讀已經演變為聲母 l-，漳州閩語仍讀濁塞擦音 dz-；而陸豐閩語則讀 z~l 的自由變體。

表 10 “入”、“惹”、“尿”三詞在泉州、漳州、陸豐三種閩南語中的比較¹⁸

例字	泉州	漳州	陸豐
入	lip8	dzip8	lip8~zip8
惹	lia3	dzia3	lia~zia3
尿	lio6	dzio6	zio6

這種現象意味著陸豐閩語的演變速度介乎泉漳片與潮汕片之間，正好符合陸豐一帶的移民史（潘家懿 2009），即與潮汕片相比，海陸豐閩語較晚由福建遷入廣東。“尿”只有白讀層的讀音，上文提到塞擦音聲母 dz- 一般出現在文讀音，擦化現象如今卻出現在“尿”的白讀音中。可見，這種音變早就已經開始滲透、擴散到不同的層次。此外，陸豐閩語少數非口語詞出現了 j- 聲母的變體，也值得注意。

表 11 陸豐閩語 j- 聲母與泉州閩語、漳州閩語的對應表現

例字	泉州	漳州	陸豐
辱	liɔk8	dziɔk8	jiok8
茸	liɔŋ2	dziɔŋ2	jioŋ2

該現象也在另一種閩方言——福安方言的非口語詞中廣泛存在，如“而” jeɪ2、“若” ioʔ8 和“擾” jiu3（李如龍 2002: 29）。

¹⁷ 目前針對海陸豐（汕尾）閩語的研究較少，主要研究者有潘家懿（1996, 1998, 2009）。對於海陸豐閩語的歸屬問題，潘家懿（1998）認為：“潮汕話的範圍包括汕頭、潮州、揭陽三市所轄的絕大部份縣市，福佬話的範圍包括汕尾市的海豐、陸豐及惠陽市的惠東、博羅。從語感上講，福佬話與閩南本土的漳、泉和廈方言更為接近。”

¹⁸ 陸豐語料來自筆者田野調查。

粵語中的日母今讀 j- 被認為是一種共同創新（張敏 2005），是區別新老粵語的重要標準。張敏認為，新粵語日母字已不讀鼻音，是一種創新音變，而老粵語日母依然保留鼻音，是一種存古現象。

表 12 新老粵語日母字的聲母對應比較（詹伯慧、張日昇 1998）

	廣州（新粵語）	封開（老粵語）
日	jet8	niet8
入	jep8	niep8
認	jeŋ6	nin6
忍	jeŋ4	nieŋ4

現在看到，在不遠處的閩語中亦有類似的情況，演變路徑似乎殊途同歸。該如何解釋？我們認為很可能是一種平行演變（parallel development）。

4. 結論

本文認為，構擬原始閩語時不需要構擬 *ń，因為閩南語方言聲母 n- 與 dz- 具有互補關係。我們有理由相信：dz- 也是由 *n 演變而來，這是一種不徹底的擴散式的音變。換句話說，它們在原始閩語中應該是屬於同一個鼻音聲母 *n，在不同條件下導致分化（split），從而造成閩南方言 n-/l- 與 dz- 的對立。鑒於其他方言中也有日母字去鼻音化的現象，我們推斷該音變是由於強勢語言——官話的不斷南下滲透所促成的自身演變現象。¹⁹ 這種變化是不徹底的，零星的，擴散型的音變，甚至在部份閩南語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演變，如 dz- 進一步弱化為 l- 或 j-。根據不同語料時間，我們推斷，該演變僅僅發生在最近百年之內，從 Douglas（1899）記錄的廈門音與近年的語料比較便可初見端倪。至於日母字唸濁塞擦音 dz- 的年代，則可以上推至《十五音》及《彙音妙悟》編纂的時候，即清代中葉。

我們主張：構擬原始語系統時，應當小心謹慎。不能稍有對應的差異便立即構擬出一個新的音位出來。因為構擬的目的並不一定是還原當時的音系，而是為

¹⁹ 詳見徐通鏞（1991: 163）對濟南和武漢方言日母演變的比較，以及何大安（1988: 47）談到湖南平江話部份日母字唸濁塞擦音聲母現象。

今方言的演變提供一個大致的座標參照，使我們能夠理清該方言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尤其閩語作為一個保留古音特徵較多，文白層次相當複雜的方言。若稍有差池，則存古誤作創新，創新誤作存古，各個方言間的親疏遠近就無法清晰呈現出來。

鳴謝

本文為研究計劃“閩南語分群的研究”（編號：RG003-P-12，主持人：郭必之）的階段性成果。該計劃得到蔣經國國際學術基金會的支持，謹此致以衷心的謝意。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3。《漢語方言字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筱琪。2012。客語高元音的擦化音變與閩客接觸時的規律轉變。《清華學報》第42卷4期，頁733-775。
- 陳章太、李如龍。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郭必之。2004。辨認漢語方言語言層次年代的幾個問題。《中國語文研究》第1期，頁16-28。
- 郭必之。2006。一段微觀的粵語史：珠江三角洲八種粵語方言的分群。收錄於何大安、張洪年、潘悟雲、吳福祥編：《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701-739。
- 韓哲夫 (Handel, Zev)。2009。論閩北弱化聲母的歷史來源。《語言暨語言學》第10卷1期，頁1-16。
- 何大安。1988。《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洪惟仁。2000。漢語送氣音與鼻音衍化的動機和類型。《聲韻論叢》第9輯，頁667-717。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黃雪貞。1987。客家話的分佈與內部異同。《方言》第2期，頁81-96。
- 江敏華。2003。客贛方言關係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壬癸。1992。閩南語的鼻音問題。收錄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423-435。
- 李如龍。2002。閩語與吳語、客贛語的關係。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27-45。
- 李如龍、張雙慶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姚榮松編。2008。《閩南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潘家懿。1996。海豐方言三十年來的演變。《方言》第4期，頁264-271。
- 潘家懿。1998。鼻／塞韻尾的消變及其粵東閩語模式。《語文研究》第4期，頁39-43。
- 潘家懿。2009。粵東閩語存在齒唇音聲母。《中國語文》第1期，頁81-83。

- 平田昌司。1988。閩北方言的“第九調”性質。《方言》第1期，頁12-24。
- 秋谷裕幸。2003。《吳語處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構擬》。東京：好文出版。
- 秋谷裕幸、韓哲夫。2012。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語言學論叢》第45輯，頁277-335。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福堂。2004。原始閩語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中國語文》第2期，頁135-144。
- 王福堂。2005。原始閩語構擬問題的研究過程。《語言暨語言學》第6卷3期，頁473-481。
- 王旭等。2000。台灣閩南語音韻演變趨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 吳瑞文。2009。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第10卷2期，頁205-237。
- 吳瑞文。2012。論共同閩語中臻攝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發表於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二十屆年會會（IACL），香港理工大學。
- 徐通鏞。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嚴棉。2011。從漢語方言看日母字的歷史音變。收錄於嚴翼相編：《中國方言中的語言學與文化意蘊》。首爾：韓國文化社，頁27-42。
- 詹伯慧、張日昇。1998。《粵西十縣市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敏。2005。粵語作為輻射狀範疇：一個分群的新嘗試。發表於第十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 鄭張尚芳。1985。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第1期，頁39-45。
- 朱曉農。2006。《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曉農。2010。《語音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Branner, David Prager (林德威). 2000.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ology: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 and Hakka*.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ampbell, Lyle.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hen, Matthew Y. (陳淵泉). 1975.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 16-59.
- Douglas, Carstairs (杜嘉德).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jek, John. 1997. *Universals of Sound Change in Nasa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 Handel, Zev (韓哲夫).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47-84.
- Handel, Zev. 2010. Competing methodologies of Chinese dialect fieldwork,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the northern Min dialects. In *Studies in Honor of Jerry Norman*, ed. W. South Coblin and Anne Oi-Kan Yue, 19-45. Hong Kong: The Ng Tor-tai

-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en, Chinfa (連金發). 2000. Denasalization, vocalic nasalization and related issues in Southern Min: a dialect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Pang-Tsin Ting and Anne Oi-Kan Yue, 281-298.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222-238.
- Norman, Jerry.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36.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inguistics and Paleography)*,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Norman, Jerry. 1986. The origins of the Proto-Min softened stops. In *Contributions to Sino-Tibetan Studies (Cornell Linguistics Contributions 5)*, ed. John McCoy and Timothy Light, 375-384. Leiden: E. J. Brill.
- Norman, Jerry. 1991. Nasals in old Southern Chinese. In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Asian Languages*, ed. William G. Boltz and Michael C. Shapiro, 206-2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Norman, Jerry. 2000. Voiced initials in Shyrbei. I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ed. Pang-Tsin Ting and Anne Oi-Kan Yue, 271-280.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Seattl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Rose, Phil (費國華). 1981. An acoustically based phonetic description of the syllable in the Zhenhai dialect.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Wang, William Shih-Yuan (王士元).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 9-25.

香港 九龍 九龍塘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及歷史學系 (鄭至君)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郭必之)

Some Problem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Nasal Initials

Zhijun Zhengⁱ and Bit-Chee Kwokⁱⁱ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ⁱ,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ⁱⁱ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Norman's (1973, 1974, 1981) Proto-Min system has mostly been on its softened initials, the tone 9, and the finals (Hirata 1988, Wang 1999, 2004, 2005, Handel 2003, 2009, Wu 2009, etc.).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nasal initials of Proto-Min. We argue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ń may be problematic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reflex dz- in Southern Min has been proven to be a result of a late sound change. Its original form in Proto-Min is *n. Our suggestion is that Proto-Min *ń should be eliminated.

Keywords

Min, Proto-language, nasal, reconstruction